

宋元以来浙江妈祖信仰研究初探

陈政禹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宋元以来浙江的妈祖信仰日益兴盛, 庙宇的分布从海运漕运沿线扩展到了内陆, 信仰的人群也从福建移民扩大至浙江本地人。妈祖信仰最早传入浙江的时间在绍兴初年或更早, 艮山、嘉兴和宁波都有可能是妈祖信仰的最早传入地。妈祖信仰在浙江的传播过程中, 其神格得到了扩大, 职能从护航扩展至司雨和平潮护海塘, 而且出现了与碧霞元君混同的现象。浙江地方官吏对妈祖信仰表现出很大热忱, 无论从祭银上还是从庙宇修建上都给与巨大支持。

【关键词】浙江; 妈祖信仰; 祖庙; 研究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15)03-0036-09

浙江地区的妈祖信仰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 出现了许多研究著述。但对浙江整个地区和宋元以来整个时间段的研究尚不全面, 对浙江妈祖信仰特点的研究上尚存空白。本文以大量浙江地方志资料为基础, 对近世以来浙江的妈祖信仰作初步研究。

根据笔者对浙江省地方志的整理, 浙江地方志中有记载的妈祖庙共有140多处。^①除了分布在沿海和漕运沿线外, 在内陆地区也有大量分布。如分布在最西端的常山县, 已经与江西省接壤。宋元以来浙江实际存在的妈祖庙肯定要比笔者统计的数量多, 因为大量的庙宇地方志中未能尽数记载。如据金涛在《嵊泗列岛古庙宇及岛神信仰》中考证, 仅在嵊泗的黄龙、大洋、小洋、金平、嵊山、枸杞等岛屿中就有天后宫8座。^②又如清代华祝在《瀛岩石刻歌》中有:“岩下宫殿谒天后, 浑忘身已在丹邱”,^③说的是宁海县的天后宫, 而这些在地方志中都无法记载。

一、妈祖信仰最早传入浙江的时间和地点考证

在关于妈祖信仰最早传入浙江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上, 杭州艮山庙之说最为流行。理由是《咸淳临安志·祠祀》:“顺济圣妃庙, 在艮山门外……旧传监丞商公份尉崇德日感梦而建祠……开禧年间始建殿阁……顺济绍兴丙子以郊典封灵惠夫人。”^④但文中仅说艮山祠是商公份感梦而建, 没有指出具体时间。在《西湖游览志·祠庙》中给出了大致的时间:“顺济圣妃庙在艮山门外……绍兴间建庙于此, 封灵惠夫人。”^⑤可知, 艮山庙最早建于绍兴年间, 具体时间未知。但据“顺济绍兴丙子以郊典封灵惠夫人”, 蒋维乔先生认为绍兴二十六年高宗以郊典封神为灵惠夫人, 指的就是杭州钱塘江畔的艮山祠, 是则该庙应是外省最早的分灵庙。^⑥

笔者认为艮山只是浙江最早的妈祖庙之一, 除杭州艮山, 嘉兴和宁波也可能是妈祖信仰最早传入浙江的地点。

在地方志的记载中, 浙江最早的妈祖庙建于乾德年间, 地点在嘉兴。《嘉兴县志·建置志》:“天妃宫在碧漪坊, 宋乾德年建。”^⑦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认同。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宣和五年是妈祖成为全国性女神的时间, 因此浙江最早的妈祖庙出现时间

收稿日期: 2014-12-08

作者简介: 陈政禹(1985—), 男, 河南南阳人, 厦门大学历史系2012级在读博士研究生, 专业方向为海洋文化史。

不可能早于宣和五年，即1123年。持这一观点的是闫化川先生，他认为妈祖信仰最早传入山东（福建以外）的时间应该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八月妈祖首封之后。^⑦这一论据来自廖鹏飞的《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其中有：“宣和壬寅岁（1122年）也。越明年癸卯（1123年）给事中路允迪出使高丽，道东海。值风浪震荡，舳舻相冲者，八而覆其七，独公所乘舟……还奏诸朝，诏以“顺济”为庙额。^⑧

另一方面是“乾德之说”与妈祖的生卒年不符。持这一观点的是蒋维钺先生。他认为“乾德”似属“乾道”之误。因“乾德”为宋太祖年号（963—968）。其时妈祖尚属幼年。^⑨根据是《天妃显圣录》“孚子惟恧，讳愿，为都巡官，即妃父也。……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方夕……即诞妃于寢室。”^⑩

但细细考究起来，“宣和五年之封”和“妈祖诞于960年之说”也是有问题的。

对照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海道》原文，^⑪可以发现并无廖氏所记载的“神女护使”和“宣和五年赐额”之事。对比这两个文献的可信性，作为徐兢亲身经历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自然更为可信。因此宣和五年首封的真实性存疑。

至于妈祖的生卒年，本来就是众说纷纭，妈祖的神迹所和生平事迹的真实性尚不可知，何况生卒年月。清朝黄斐默的《集说诠真》有云：“（天妃）其生或称在唐玄宗朝，或称在五代间，或称在宋太祖时，或称在宋徽宗朝，其时自唐迄宋，相距数百年。”^⑫因此“妈祖诞于960年”的观点只能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而且也有史料给出不同的妈祖生卒年月。《东西洋考·舟师考》有云：“妃生于宋元祐八年，一云太平兴国四年三月二十三日。”^⑬据《三教搜神大全·天妃娘娘》：“妃姓林……母陈氏，尝梦南海观音，与以优钵花，吞之，已而孕，十四月始免身得妃，以唐天宝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诞，诞之日异香闻里许，经旬不散。”^⑭如果以妈祖诞于“唐天宝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这种算法，“乾德之说”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由此可见，“乾德之说”虽不能说完全成立，但也有其合理之处。退一步讲，就算“乾德之说”尚存疑。但据清代王庭《天妃庙记》载：“天妃自宋乾德间以威福显于江淮，有崇道尊人奏于朝，诏令四方立堂庑以祀之，此宫之所由建也……自黄冠元妙创于宋。”^⑮可以判定嘉兴的妈祖最早至少建于南宋时期是没问题的。

除了嘉兴以外，作为宋元时的重要商业口岸，宁波成为妈祖信仰在浙江的首先传播之地也是有可能的。

据《积斋集·灵济庙事迹记》记载：“鄞之有庙，自宋绍兴三年，来远亭北，舟长沈法询往海南遇风，神降于舟以济。遂诣兴化分炉香以归，见红光异香满堂，乃舍宅为庙址。”^⑯而《成化宁波郡志·祀典考》给出了更早的时间：“天妃庙，名灵慈庙，县东三里东渡门外建于宋绍兴二年。”^⑰《嘉靖宁波府志·坛庙》也给出了相同的记载：“灵慈庙，一名天妃宫，县东二里东渡门外宋绍兴二年建。”^⑱

也有一些史料记载宁波最早的妈祖庙建于绍熙二年。如《康熙鄞县志·敬仰考》载：“天妃灵慈庙，县东二里东渡门外宋绍熙二年建。”^⑲《雍正宁波府志·坛庙》载：“天后宫，府东二里东渡门外宋绍熙二年建。”^⑳

黄浙苏则认为宁波与妈祖最早结缘是在绍熙二年。^⑨笔者认为是不妥的。因为关于宁波妈祖庙建于宋绍熙二年的记载只出现在清朝的刻本中，笔者认为这是绍兴二年之误。宁波最早的妈祖庙建于绍兴二年是比较可信的。照此推算，杭州的艮山妈祖庙建在绍兴二十六年之前，而宁波最早的妈祖庙建于绍兴二年。宁波很可能成为妈祖信仰在浙江传播的第一站。

综上所述，艮山、嘉兴和宁波皆有可能成为妈祖信仰在浙江传播的第一站，虽然谁更早一些尚需进一步的证据，但可以确定的是浙江最早的妈祖庙建于南宋以前。

二、近世浙江妈祖庙的时空分布

（一）宋代浙江的妈祖庙

宋代浙江建立的妈祖庙，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杭州候潮门外妈祖庙，据《武林梵宇志·城外南山分脉》记载：“杭州候潮门外延圣寺，嘉定年间御带陈玉节于寺侧建天妃殿，崇奉海神。”^⑩此外还有建于宋端平年间的舟山妈祖庙和建于宋咸淳间的于潜县妈祖庙。

浙江建于宋代的妈祖庙

所在州县	名称	修建情况	所在位置	资料出处
嘉兴府	天后宫	府治东北天后宫，宋干德中建	在府治东北二里	光绪嘉兴府志卷十
杭州府	顺济圣妃庙 延圣寺	顺济圣妃庙自商份感梦始，延圣寺嘉定间于寺侧建天妃殿	顺济圣妃庙在艮山门外，延圣寺在候潮门外	嘉靖仁和县志卷十二 乾隆杭州府志卷二十九
鄞县	天妃灵慈庙	天妃灵慈庙宋绍熙二年建	天妃灵慈庙在府东二里东渡门，	康熙鄞县志卷九
舟山	天妃宫	创于宋端平间	在城南南三里	天启舟山志卷之二
于潜县	天妃别庙	宋咸淳间建	在县西观山上	光绪于潜县志卷六

有学者认为临海县的妈祖庙也建立于宋代。据《民国临海县志》记载：“天后宫，在靖越门外，旧在城东五里，宋延佑中徙种像于外水仙楼，后为方国珍所毁。”^⑪蒋维钺先生则认为：延佑是元仁宗时的年号，因此“宋延佑中徙”实际上应是：“宋建，延佑中徙”。^⑫因此，临海县的天后宫也应最早在宋朝时建立。在这里，笔者持不同的看法，首先“宋延佑”在许多文献中都有出现。如《嘉庆怀远县志·祠祭志》有云：“南蜀村，自宋延佑间创建大禹行祠。”^⑬笔者认为“宋延佑中”更像是“仁宗延佑中”的误读。除此之外，《民国台州府志·金石考》关于此庙的记述也未采纳“宋建”之说：“延佑中庙圯，乃徙神像于城南水仙之楼。”^⑭这样看来，临海县天后宫建于宋代的说法可信度不大。

（二）元代浙江的妈祖庙

元代浙江的妈祖庙皆分布在沿海，这多是由于海运的缘故。如《天历二年八月己丑朔日祭直沽庙文》有云：“国家以漕运为重事，海漕以神力为司命。”^⑮可见，元代对妈祖的重视是因其有利于海运。元代海运原以江苏太仓为出发点，但随着运粮量的增加，浙江也开始承担海漕任务。来自浙江北部的粮食，多运至庆元（宁波）装船，再运到长江口的刘家港，然后从刘家港运至天津。^⑯因此元代浙江的妈祖庙与海漕有很大关联，如《延祐四明志·祠祀考》：“天妃庙在县甬东隅……顾东南

之漕引，实左右其凭依。”^⑤可见宁波妈祖庙的修建与海运有很大关系。在浙江海漕沿线也有妈祖庙分布，如《光绪平湖县志·地理下》：“苦竹山……上有天妃宫，宫后有海口闸。元时番船由此乘潮经圣堂关至广陈镇。”^⑥由于浙江在海漕上的重要地位，它成为元代统治者遣使祭祀妈祖的重要地区。如《燕石集·天妃庙代祀祝文六道》记载：“神佑国家，食我京邑，漕舟岁发，起碇于兹，利涉无虞，神庇悠久，敬遵彝典，庸答明灵（路漕、庆元、温州、台州并同）。 ”^⑦从中可知，浙江的庆元、温州和台州都是元代遣使致祭妈祖的地点。地方志中记载元朝时建立的妈祖庙有三座，分别是建于元至正十六年的镇海县妈祖庙，建于元泰定四年的海宁县妈祖庙和建于元至正年间的平阳县妈祖庙。

浙江建于元代的妈祖庙				
所在州县	名称	修建情况	所在位置	资料出处
镇海县	天后宫	招宝山天后宫元至正十六年建	在招宝山下	光绪镇海县志卷十三
海宁县	天妃庙	元泰定四年海患庸田副使张子仁建	在县东五里，	乾隆海宁州志卷之六
平阳县	圣妃宫	元至正间知州周嗣德建	在岭门	隆庆平阳县志
瑞安县	天妃行祠	西南隅岙山天妃行祠洪武二十一年迁于此	天妃行祠一在西南隅岙山下，原在南门外濒江一在清泉东山	乾隆瑞安县志卷五

瑞安县的妈祖庙虽无建于元代的记载，但考虑到“洪武二十一年迁于此”，说明瑞安县早在明代以前就有天妃庙。清代吴农祥的《重修杭州孩儿巷天后宫疏》有云：“杭州孩儿巷有天妃宫，元时所建也。”^⑧据此史料，杭州的孩儿巷天妃宫似建于元代，但这与《西湖游览志》的：“天妃宫在孩儿巷北，以祀水神，洪武初建”^⑨相比有出入，待考。据《嘉庆山阴县志·政事志》载：“天后宫在三江所……一在府山后，一在水沟营，一在光相桥西，皆运官建。”^⑩蒋维镠先生认为元、明两代均有调运漕粮的任务，故所谓“运官”是元是明难以判断。^⑪笔者认为，山阴县天后宫更有可能建于明代。首先，三江所是建于明代无疑。据《万历绍兴府志·城池志》载：“所城，皆洪武二十年汤国公筑，三江所城在府城北三十里山阴。”^⑫其次，这里的“运官”很可能是明代内河漕运运官。《万历绍兴府志·山川志》载：“山阴三江城河在三江所城下是各县粮运船往来之道。”^⑬而且明代浙江的内河漕运由卫所水兵负责，他们建立了很多天妃宫。根据是明代黄克谦的《重修杭州右卫左所天妃宫记》有云：“天妃者，为清河正神，载在祀典。凡左所戎伍之职当挽漕者，建天妃宫崇祀之。”^⑭因此山阴县天妃庙应建于明代。

（三）明代浙江的妈祖庙

明代时的妈祖信仰已经有从浙江沿海向内陆扩展的趋势。石万寿在《台湾的妈祖信仰》中认为遂昌的妈祖庙是明以前唯一不在滨海县份的妈祖庙。^⑮但根据笔者对浙江地方志的整理认为，除了遂昌外，嵊县和衢州的妈祖庙也在浙江内陆地区。笔者认为明代浙江内陆地区天后宫的修建是内河漕运的缘故，如衢县天后宫就是卫艘艘吏卒所建。^⑯

浙江建于明代的妈祖庙

所在州县	名称	修建情况	所在位置	资料出处
海盐县	圣妃宫	建于洪武二十九年	在县西北二百五十步十字街北	光绪海盐县志卷十一
太平县	天后宫	明正統二年閩人陳姓始居此而建	在石塘桂奧，	民國台州府志卷五十四
平湖县	天后宫	未详岁月应在明宏正间	在苦竹山	光绪平湖县志卷九
会稽县	天妃宫		绍兴卫左前中三所之宫凡三十及左所亦有数宫悉属会稽	万历绍兴府志卷十六
衢县	老天后宫	明时军卫艘吏卒所建	在县治西，朝京门之南	民国衢县志卷四
遂昌县	天后宫	嘉靖四十年县丞翁璐建	溪南寿光宫右	光绪遂昌县志
嵊县	天妃祠	崇祯间建	在县治前三十步街之西。	同治嵊县志卷二
乐清县	天后宫	明景泰间建	在薄岐南门城口	光绪乐清县志卷之三

《万历会稽县志·寺观》载：“天妃宫，绍兴卫……左前中三所之宫凡三十，及左所亦有数宫，悉属会稽。”^⑨

文中虽未给出妈祖庙的建立年代，但据《明一统志·绍兴府》：“绍兴卫在府治东洪武十二年建。”^⑩因此会稽县的妈祖庙应该是建于明代。

（四）清代浙江的妈祖庙

清朝时妈祖庙的建立已经深入浙江腹地。浦江、义乌、建德、兰溪、武义、缙云、宣平、松阳、丽水、云和、青田、永嘉这些内陆县城也都有妈祖庙。而且这些内陆地区的妈祖庙皆为闽人建，这大都与闽人深入浙江境内做生意有关。如义乌县，天后宫为“闽人寓邑贸迁者捐资创建”。^⑪

浙江建于清代的妈祖庙

所在州县	名称	修建情况	所在位置	资料出处
归安县	天后宫	国朝乾隆四年郡人钱廷谔费淮钱鸣泰等创建	在县治东半里许	光绪归安县志卷第十七
建德县	天上宫	天上宫乾隆十六年建为闽商公所	在城内三元坊南正街西旧名天后庙	道光建德县志卷八
上虞县	天后宫	雍正三年建	在七都沥海所城北	光绪上虞县志卷三十一
西安县	天后宫	闽商新建	在西隅天王巷	西安县志卷四十三
云和县	天后宫	阜安门外天后宫国朝乾隆二十六年鄞江会建，西成坊天后宫兴安会建，县西天后宫鄞江会建	一在阜安门外，一在西成坊，一在县西赤石庄	同治云和县志卷七
义乌市	天后宫	国朝乾隆戊戌闽人寓邑贸迁者捐资创建	在县前西街	嘉庆义乌县志卷七
萧山县	天后宫	清乾隆三十五年移建	在城内横河	民国萧山县志
宣平县	天后宫	乾隆三十八年闽人陈合聚等创建	在县前	光绪宣平县志卷之九
丽水县	天后宫	县治南天后宫国朝乾隆十八年奉文建	一在县治南，一在县西四十里碧湖，一在县南五十五里大港口。	同治丽水县志卷五
松阳县	天后宫	县西天后宫乾隆十四年闽商请于邑令陈朝栋建。城北天后宫自乾隆初合闽商人公建	一在在县西之熙宁庄，一在松阳城北	光绪松阳县志卷之六、十一
青田县	天后宫	县西南天后宫乾隆三十三年闽人建	在县西南前临好溪。	光绪处州府志卷之八
遂昌县	天后宫	乾隆间特建于县东	在溪南寿光宫	光绪处州府志卷之八
龙泉县	天后宫	乾隆十二年士民林浩柯等请资公建	旧在留槎洲上后改建通济桥下	光绪处州府志卷之八
常山县	天后宫	乾隆四十二年移建城东	在大东门内左侧旧在北门通化巷口	光绪常山县志卷十六

黄岩县	天后宫	雍正四年建，	在拱辰门外澄江之南	光绪黄岩县志卷之九
慈溪县	天后宫	县治南天后宫乾隆闲邑人钱氏建	县治南二里，	光绪慈溪县志卷十四
永嘉县	天后宫	南门外天后宫乾隆六年兴化莆田商人建，	一在大南门外，一在西门外，一在八字桥	光绪永嘉县志卷之四
	天妃宫	西门外天后宫乾隆元年汀州府商人建		
余姚县	天后宫	大黄山南天后宫同治十年朱阁学兰集款建复	大黄山南	光绪余姚县志卷十一
兰溪县	天后宫	闽商于康熙四十四年公建	在六坊	嘉庆兰溪县志卷九
缙云县	天后宫	乾隆三十三年闽人建	在县西九盘山下前临好溪	光绪缙云县志祠庙卷五
东阳县	天后宫	嘉庆六年建	在县治东北	道光东阳县志卷十一
浦江县	天后宫	乾隆五十八年闽省客民华能载等公建	在县南	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三
玉环县	天后宫	西青山天后宫统兵官范绍祖建于顺治三年	一在西青山下，一在黄大隗旁	光绪玉环厅志卷六
桐乡县	天妃宫	邑人汪继燦建	东门内	光绪桐乡县志卷五
武义县	天妃宫	乾隆三十三年闽商贾民屋改造	在城北隅庆丰坊	嘉庆武义县志卷五

朱海滨认为入清后，妈祖在浙江内地居民中信仰者并不多，其香火远不及在沿海地区兴盛。^④笔者认为有些绝对。一方面清代浙江内地居民对妈祖庙的修建是积极支持的。如《光绪常山县志·祠庙》载：“天后宫，在大东门内左侧……道光三十年邑人阙珠龄捐助地基。”^⑤另一方面，妈祖庙的信徒也很多，香火也很兴盛。据《光绪龙泉县志·裡祀》：

乾隆十二年三月，士民林浩柯常秀等呈称天后庙旧在留槎洲上，民人礼拜筏渡为难，请将通济桥下未成之育婴堂改建天后庙……知县李肯文详究准行。^⑥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两个信息，一是拜天后的群体一定很大，二是天后信仰已融入当地居民生活。不然不会专门呈请并获知县同意。由此可见，浙江清代的妈祖信仰已经深入浙江内陆，而且不再是一个主要为闽人供奉的神，已成为当地人广为供奉的大众神祇。

三、妈祖在浙江传播过程中神格的扩大

李伯重先生认为妈祖这种具有多功能的神祇的形象，主要只限于福建（以及与福建有相似文化传统的台湾、潮汕等地）。^⑦笔者在这里持不同的看法，妈祖信仰在浙江的流传中也显示出多种神格的现象。

（一）妈祖的司雨功能

妈祖在浙江的传播中，出现了自身职能的扩大，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有了司雨的功能。宋代以来，在浙江多个地方把妈祖看作祈雨的神。如在浙江于潜县，《光绪于潜县志·祠墓志》卷六：“天妃别庙，在县西观山上，宋咸淳间建，元至正初夏旱，浙省守巨遣使致祷。雨遂沾足。”^⑧而在绍兴。宋代魏了翁的《灵惠庙祈雨》有云：“维莫之春……尚土膏之弗滋……敢用牲醴以告于我有神……大霈嘉泽，终惠多稼。”^⑨在浙江宁波，《积斋集·灵济庙事迹记》载：“民疫、夏旱、祷之愈切雨。”^⑩丽水县，《同治丽水县志·风俗》记载：“唐时祷雨于北山丽阳庙，有甘雨随车之应，今于城中立坛，或灵水宫或天后宫。”^⑪由上可知，自宋代起，妈祖的求雨功能就是其神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谢重光所指出的，妈祖的职能已与保护航海有关，但并不限于保护航海，还有庇佑水旱、疾疫、寇盗之灾的多种职能。保护航海在其多种职能中也不占最突出的地位。^⑫

（二）妈祖的平潮护海塘功能

提到潮神，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伍子胥。但在浙江沿海，妈祖平潮护海塘的功能也历来为人们所看重。

在杭州，妈祖自宋代起便被认为是潮神之一，其重要功能就是护卫海塘。宋代钱时的《夜半观潮》中记载：“海神夜半忽出奇，雷鼓长驱雪山过”。^④诗中说的就是南宋艮山门外天妃巡堤。《中山传信录·天妃灵应记》又有云：“嘉熙三年，钱塘潮决至艮山祠，若有限而退，封灵惠助顺嘉应英烈妃。”^⑤由于妈祖护卫海塘的功能，其庙宇往往也与海塘的修建联系在一起。如《万历杭州府志·沟洫下》：“新塘，即备塘也，在县东，自天妃庙东抵黄山，长五十里。”^⑥在清代，妈祖在杭州仍被作为平潮护塘的重要神祇供奉着。如《海塘录·祠祀一》载：“浙海之神，自雍正八年海塘告成时特加褒，勅于海宁地方建庙崇祀，迨年海波不扬……勅于杭州省城之观潮楼敬建海神庙以昭答佑。”^⑦

在浙江海宁县，平潮护海塘也是妈祖重要的神格功能。《元史·泰定帝二》：“盐官州大风，海溢坏堤防三十余里，遣使祭海神。”^⑧这里的海神是否包括妈祖虽未说明，但据《元史·河渠二》：“文宗天历元年十一月，都水庸田，司言八月十日至十九日正当大汛……十四日祈请天妃入庙，自本州岳庙东海北护岸鳞鳞相接……修筑捍海塘与盐塘相连，直抵岩门。”^⑨可知，这里的海神应该包括妈祖，而且在海宁县，元代起妈祖便作为平潮护堤的海神受到拜祭。在明代，海宁县的妈祖信仰依然与抵御潮患有关。《万历杭州府志·会治职官表》载：“仓庾……在县急递铺西六十步……成化十三年海患改建天妃宫。”^⑩可知为了抵御潮患，海宁县专门把粮仓改建为妈祖庙。把妈祖作为潮神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清代。如《乾隆海宁州志·祠庙》载：“潮神庙，在县东小尖山之麓……首前殿侧六角亭供设天妃。”^⑪

在平湖县，妈祖也是被当作潮神对待的。清代沈季友《樵李诗系》收有明代过铭盘的《宿望海楼》：“夜半天妃鸾驭去，射波千点小灯红。”^⑫这里描述的就是平湖乍浦的苦竹山。而《天启平湖县志·舆地》也有记载：“苦竹山在县东南二十九里高七十八丈周五里麓有盘石，当海潮之冲……建天妃宫镇之能却潮不入门。”^⑬每当春季潮水泛滥之际，平湖县还要祭祀妈祖。据《光绪平湖县志·地理下》载：“天妃灵迹自宋迄今……每春汛届期备兵使者，奉牲帛必至此山。”^⑭

（三）妈祖与碧霞元君的混同

浙江自明代起便出现了把碧霞元君和天妃混同的情况。这种情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天妃和碧霞元君看作一人。二是把祭祀妈祖的天妃庙和祭祀碧霞元君的东岳行宫相互替换。

据汪揖的《使琉球杂录》记载：“后行经杭州……过孩儿巷天妃宫，得《天妃经》一函，其后详书历朝封号，始知‘碧霞元君’为崇祯十三年加封天妃之号。”^⑮从中可得知，在清代的杭州，碧霞元君被认为是妈祖的一个封号。郑丽航在

《天妃附会碧霞元君封号名》一文中认为“碧霞元君为崇祯十三年加封天妃封号之说”便始于此文。^⑩可见，天妃加封碧霞元君之说肇始于浙江杭州的孩儿巷天后宫。

把碧霞元君与天妃混同的现象出现在浙江很多地方。如在台州，清朝孙星衍的《台州府松门山天后宫龙王堂碑记》有云：“前明崇祯时复封碧霞元君。”^⑪在宁波，清朝董沛的《甬东天后宫碑铭》有载：“光宗绍熙元年进为‘妃’，元初尊为‘天妃’，明季改为‘元君’。”^⑫在平湖县，《光绪平湖县志·祠祀》：“天后宫……壮烈帝封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已又加静贤慈应。”^⑬在分水县，《光绪分水县志·营建志》：“泰山行祠，在县治东塔山祀碧霞元君，今祠圯遗址犹存，碧霞元君疑为闽之林天妃也。”^⑭在浦江县，《光绪浦江县志·志典礼》：“崇祯十三年封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加封慈应。”^⑮将二者混同在空间上的体现就是天妃宫和东岳行祠的相互更替。

明嘉靖年间进士钱薇所作《天妃歌》，咏其家乡浙江海盐的天妃祠。诗云：“峨峨庙貌天妃祠，问祠所自人罕知……东岳行祠乃其故，不识何代称天妃”^⑯“东岳行祠乃其故”说明妈祖庙的前身是供奉着碧霞元君的东岳行祠。而这种现象也出现在浙江其他地方。如《光绪黄岩县志·杂志》：“东岳行宫，在北城下明里人符贵中建后毁今为天妃宫。”^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当地民众长时间地把碧霞元君和天妃混同，以讹传讹，最终在重修庙宇的时候，发生了庙宇名称的改变。

在浙江妈祖信仰中出现的妈祖与碧霞元君相混，实质上是妈祖神职向“陆神”扩展，从而与作为“陆神”的碧霞元君的神职产生了趋同性。妈祖的神职从“护航”向平乱、祈福、祛病、求子等方向扩展，其神能与作为陆神的碧霞元君的神职出现了重合。因此，在浙江出现的将二者混同现象，其实是妈祖“陆神化”的一种表现。

四、浙江妈祖信仰的官方支持

（一）妈祖祭银

根据清代礼部的《为海宝徐葆光奏请春秋祀典疏题本》，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朝廷已同意妈祖的春秋二祭之典。^⑱而又据郝玉麟的《为请颁闽省南台匾额并立祀典事奏折》，雍正十一年春秋二祭扩大至沿海各省。^⑲但在实际执行中各地方政府却表现不一，甚至大打折扣。

如清代奉天府尹苏昌《为请均祭银事题本》中有云：“盖平、锦县二属致祭天后宫银六两。”^⑳可见，妈祖虽然已经列为官祭，但在奉天，有明文祭祀的只有盖平和锦县。清代海望《为请酌均祭银事题本》中记载：“又上元、江宁二县天后祠共拨银一十四两四钱；长洲、上海二县天后祠共拨银一十四两四钱。”^㉑可见，在江苏沿海，有明文对妈祖进行春秋致祭的也只有四地。根据陈尚胜在《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中的分析，山东天后宫多为商民所建，因此清代山东沿海部分州县政府也并未执

行清世宗关于祭祀妈祖的敕令。^⑨妈祖信仰在浙江的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地方官吏的大力支持。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浙江地方官吏对祭祀的重视。

《光绪平湖县志·食货》：“天后祠银壹拾肆两捌钱，均动支地丁。”^⑩《光绪永嘉县志·贡赋志》：“本县致祭，天后祠银十四两八钱，以上俱系动支地丁。”^⑪《光绪玉环厅志·版籍志》：“天后圣母二祭银共壹拾肆两捌钱。”^⑫《乾隆杭州府志·赋税》：“天后宫，祀银一十四两八钱仁和县备办系动支地丁。”^⑬《同治云和县志·田赋》：“各庙祭祀银凡贰百叁拾肆两有奇……天后宫二祭银贰拾两。”^⑭《光绪慈溪县志·经政》：“天后宫祭钱七千二百文……皆奉文由本县知县平余银拨给。”^⑮就连位于浙江西南部，远离沿海的龙泉、丽水和松阳三县也有明文记载的春秋致祭。如《光绪龙泉县志·裡祀》：“乾隆十九年……奉各宪批恭查得天后圣母威灵丕显功德昭垂应，如所请照丽松二县之例于该邑备公项下每年春秋二季共支银三两恭备牲醴敬谨致祭以答神。”^⑯《光绪松阳县志·裡祀志》：“天后宫……乾隆十六年知县陈朝栋详准在于本县备公银内动支银三两备办。”^⑰

根据清代王安国的《为请酌祭银事题本》：“至仁和、鄞县、平湖、永嘉等县天后祠……祭银各十四两八钱。又定海县天后祠祭银十四两四钱。”^⑱从材料中可知定海县的天后祭银也为十四两四钱。

由上可知，在浙江，有天后春秋祭银记载的府县有平湖县、龙泉县、松阳县、丽水县、永嘉县、玉环县、杭州府、云和县、慈溪县、定海县等。而且内陆和沿海地区都有分布，足见妈祖信仰在浙江的重要性。

（二）官吏对修建天后宫的热衷

在浙江妈祖庙的修建中，闽商固然是重要力量，但除了闽商以外，官吏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在浙江妈祖庙的修建中，军官一直是支持的重要力量。《积斋集·灵济庙事迹记》：“皇庆元年，海运千户范忠暨漕户倪天泽等，复建后点。”^⑲可见，从元代起，军官就开始积极修建天后宫。

在明代，这种现象更盛。《崇祯嘉兴县志·建置志》：“天妃宫……嘉靖丁未指挥巩洋捐。”^⑳《嘉靖瑞安县志·祠祀志》：“王朝奉庙在西岙山下……洪武二十一年瑞安千户蔡贵以其址改建天妃宫。”^㉑《天启舟山志·祀典》：“天妃宫……隆庆三年参将梅魁重新之。”^㉒

《光绪乐清县志·金石》载有浙江宁绍地方参将梅魁撰文的《重修天妃宫建德星亭记》：

记云万历三年冬勅前镇守江南副总戎宝江王公开府于浙之盘石，越明年春群政修举将视师海上城南有天妃祠……冬十月既望而落成之……金盘把总备倭以都指挥武林戴纲；中军指挥洪光勋、庞溟、吴博；掌印指挥李光佐、刘茂功、周陞；军政指挥张翼、鲁璋、卢继忠；领兵水陆把总胡太经、阮谦、徐廷芳、柳守宠、王经、杨吉、黄甲、刘丹、刘鳌、陈仲绅、帖堂、张时

庸、刘一龙、张仲策、经历梁万德；四所千户袁克明、石铭、许问、翟诏、张裕、郭巍、史略；哨官杨桂芳、石麟、麻国振同立石。^⑨

从材料中可知，乐清县盘石一个地方天妃祠的重修得到从都指挥、中军指挥、掌印指挥、军政指挥到四所千户和哨官的各级军官的支持，足以见浙江地方军官对修建妈祖庙的重视。

明代沿海军所甚至把妈祖庙的修建列为定制。《万历绍兴府志·祠祀志》：“天妃宫，绍兴一卫五所，每一所领伍者十，每一伍置宫者一，临山卫、观海卫、三江所、海所、三山所、龙山所各置宫一，祀其神以护海运。”^⑩

进入清代后，军官对妈祖庙的修建热情有增无减。《光绪镇海县志·坛庙》：“天后宫在招宝山下……雍正十二年参将张兆龙候补守备张君佐议浙闽商人重建。”^⑪《光绪玉环厅志·祠祀志》：“天后宫，在西青山下……国朝顺治三年大兵次盘石，不得渡，祷于神乃縛筏以济，统兵官范绍祖因新其庙。”^⑫《雍正宁波府志·坛庙》：“天后宫，总兵蓝理建。”^⑬

军将们对妈祖庙修建的大力支持自然是因为妈祖的护航和御敌功能。但如果武官热衷于修建天后宫是出于对生命的保障，那么浙江省文官对崇奉妈祖的热心就值得探究了，因为他们大多是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儒学之士。

况且在明朝中期，毁淫祠之风愈烈，在很多地方，妈祖庙被作为淫祠对待。如《嘉靖延平府志·祠祀志》：“应毁者天妃庙、应仙庙、丙灵将军庙、利泽庙、真应庙”^⑭《隆庆潮阳县志·坛庙志》：“天妃庙，一在海口山上……娘宫巷亦有一庙，灵甚，故巷因以为名。嘉靖初提学魏校檄行拆毁后遂并入民居。”^⑮《康熙瓯宁县志·秩祀》：“明正德十五年本府同知同知姜龙奉例毁淫祠，城西天妃宫在毁中。”^⑯徐晓望也认为在明代中期，儒者在朝廷中的影响越来越深入，许多儒者将妈祖信仰视为浮祀，地方官往往采取撤毁妈祖庙的措施。^⑰但笔者认为，在浙江，儒学与妈祖信仰并不相悖，自元代起，受过儒学熏陶的地方官吏便对妈祖庙的修建持支持态度。

元代袁桷《金事范君墓志铭》记载：“湖多淫祠，毁三百六十，以治官舍。分漕四明，首拓厅事。严竦治具。新天妃宫，以肃吏治。”^⑱据《光绪遂昌县志·祠祀》，明代遂昌县的妈祖庙为嘉靖四十年县丞翁琚建。^⑲《同治丽水县志·祠祀》：“天后宫……同治十一年县丞董任谷……集资重修”。^⑳

与捐建妈祖庙相比，官员心中对妈祖的态度则更有说服力。清代李卫《为请派员协办海神庙工程事奏折》中称：“海洋神祇之中天妃为最。”^㉑清代万际瑞《为钦遵圣训恭缴朱批事奏折》中称：“今臣斋虔致敬，已于天后宫礼忏三日，并于宁郡城斋僧五百众祈求风灾永熄。”^㉒《光绪常山县志·祭祀》：“天后宫，祀每月朔望知县率僚属行香如常仪。”

^㉓以上资料表明，清代浙江在儒学熏陶下的官吏对妈祖信仰从心底产生了认同。

可见，在浙江，地方官吏和士绅对妈祖庙的修建都给与热情支持。这与闫化川先生所认为的山东地方士绅对妈祖信仰若即若离的态度有巨大的不同。^⑦究其原因，也许明代著名文学家王慎中的《修天妃宫记》可以给出答案：

则斯宫之完修，殆予所谓存其教诱之勿邪之义欤。斯义也，固非民之所知，不可不着以告后之为政者。故记之如此。^⑧

可见，利用妈祖有利于民的神格把她作为一种圣贤加以崇拜，进而推行儒家的仁义道德，利用老百姓对神明的信仰，来达到净化民风、维护纲纪的作用。这是浙江地方官吏和士绅支持妈祖信仰的缘故。

五、结语

考察近世以来妈祖信仰在浙江的传播和发展，可以发现妈祖信仰在浙江并不只是沿海运和漕运线分布，而是遍地开花，深入内陆。其神格也出现了扩展，具备了当地人需要的求雨和护海塘等功能。这就使得妈祖信仰逐渐融入当地人的社会生活，成为福建移民和浙江原住居民的共同信仰。而官方对妈祖信仰的大力支持就是对这种融合的认可 and 顺应。妈祖信仰内蕴丰富，本文仅是对浙江的妈祖信仰作一些粗略的考察，还祈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①金涛. 嵊泗列岛的古庙及岛神信仰 [J]. 民间文艺季刊, 1989, (4): 40.

②三门县志编纂委员会. 三门县志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③潜说友. 咸淳临安志: 卷74 [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 卷19 [M]. 明嘉靖本.

⑤蒋维钺. 妈祖研究文集 [M].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6. ⑥罗炯. 嘉兴县志: 卷7 [M]. 明崇祯十年刻本.

⑦闫化川. 妈祖信俗在山东的分布、传播及影响研究 [J]. 世界宗教研究, 2005, (3): 131.

⑧蒋维钺, 郑丽航. 妈祖文献史料汇编 碑记卷 [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7.

⑨张炎撰辑编订. 天上圣母源流因果天妃显圣录天妃救苦灵验经 (合订本) (第二版) [M]. 台北: 茂荣印刷事业有限公司, 1987.

⑩徐兢.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卷34 [M]. 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⑪王秋桂, 李丰楙. 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 [M]. 台北: 学生书局, 1989.

⑫张燮. 东西洋考: 卷9 [M]. 清惜阴轩丛书本.

⑬阙名. 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外二种)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 ⑪许瑶光. 嘉兴府志: 卷10 [M]. 清光绪五年刊本.
- ⑫程端学. 积斋集: 卷4 [M]. 民国四明丛书本.
- ⑬杨实. 宁波郡志: 卷6 [M]. 明成化四年刊本.
- ⑭周希哲. 宁波府志: 卷15 [M]. 明嘉靖三十九年刊本.
- ⑮汪源泽. 鄞县志: 卷9 [M]. 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 ⑯曹秉仁. 宁波府志: 卷10 [M]. 清雍正十一年刻乾隆六年补刻本.
- ⑰黄浙苏. 信守与包容—浙东妈祖信俗研究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 ⑱吴之鲸. 武林梵志: 卷2 [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⑲何奏簪. 临海县志: 卷11 [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5.
- ⑳孙让. 怀远县志: 卷4 [M]. 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本.
- ㉑喻长霖. 台州府志: 卷89 [M]. 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 ㉒徐晓望. 妈祖信仰史研究 [M].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7.
- ㉓马泽. 延佑四明志: 卷15 [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㉔彭润章. 平湖县志: 卷2 [M]. 清光绪十二年刊本.
- ㉕宋褰. 燕石集: 卷11 [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 ㉖丁午. 城北天后宫志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4.
- ㉗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 卷21 [M]. 明嘉靖本.
- ㉘徐元梅. 山阴县志: 卷21 [M]. 民国二十五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铅印本.
- ㉙蒋维钺. 朱合浦.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 福建省 湄洲妈祖志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11.
- ㉚张元忭. 绍兴府志: 卷2 [M]. 明万历刻本.
- ㉛张元忭. 绍兴府志: 卷7 [M]. 明万历刻本.
- ㉜石万寿. 台湾的妈祖信仰 [M]. 台北: 台原出版社, 2000.

-
- ⑭郑永禧. 民国衢县志: 卷4 [M]. 民国十八年辑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 ⑮杨维新. 会稽县志: 卷16 [M]. 明万历刊本.
- ⑯李贤. 明一统志: 卷45 [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⑰诸自穀. 义乌县志: 卷7 [M]. 清嘉庆七年刊本.
- ⑱朱海滨. 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 ⑲李瑞钟. 常山县志: 卷16 [M]. 清光绪十二年刊本.
- ⑳顾国诏. 龙泉县志: 卷4 [M]. 清光绪三年刊本.
- ㉑李伯重. “乡土之神”、“公务之神”与“海商之神”——简论妈祖形象的演变 [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7, (2): 48.
- ㉒程兼善. 重修于潜县志: 卷6 [M]. 民国二年石印本.
- ㉓魏了翁. 鹤山全集: 卷98 [M]. 四部丛刊景宋本.
- ㉔程端学. 积斋集: 卷4 [M]. 民国四明丛书本.
- ㉕彭润章. 丽水县志: 卷13 [M]. 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 ㉖谢重光. 妈祖与我国古代河神、海神的比较研究 [J]. 福建学刊, 1999, (3): 70.
- ㉗傅璇琮. 全宋诗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㉘徐葆光. 中山传信录: 卷1 [M]. 清康熙六十年刻本.
- ㉙刘伯缙. 杭州府志: 卷27 [M]. 明万历刻本.
- ㉚翟均廉. 海塘录: 卷11 [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㉛宋濂. 元史: 卷30 [M].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 ㉜宋濂. 元史: 卷65 [M].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 ㉝刘伯缙. 杭州府志: 卷39 [M]. 明万历刻本.
- ㉞战效曾. 海宁州志: 卷6 [M]. 清乾隆修道光重刊本.

-
- ⑤沈季友. 樵李诗系: 卷26 [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⑥程楷. 平湖县志: 卷2 [M]. 明天启刻本.
- ⑦彭润章. 平湖县志: 卷2 [M]. 清光绪十二年刊本.
- ⑧黄润华, 薛英. 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 上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
- ⑨郑丽航. 天妃附会碧霞元君封号名 [J]. 莆田师范学院学报, 2005, (6): 78-79.
- ⑩孙星衍. 孙渊如先生全集: 五松园文稿 [M]. 四部丛刊景清嘉庆兰陵孙氏本.
- ⑪董沛. 正谊堂文集: 卷13 [M]. 清乾隆刻本.
- ⑫彭润章. 平湖县志: 卷9 [M]. 清光绪十二年刊本.
- ⑬陈常铎. 分水县志: 卷2 [M]. 民国三十二年刊本.
- ⑭善广. 浦江县志: 卷13 [M]. 民国五年黄志璠再增补铅印本.
- ⑮蒋维钺, 刘福铸. 妈祖文献史料汇编: 诗词卷 [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7.
- ⑯陈宝善. 黄岩县志: 卷37 [M]. 清光绪三年刊本.
- ⑰徐葆光. 中山传信录: 卷1 [M]. 清康熙六十年刻本.
- ⑱蒋维钺. 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 [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3.
- ⑲陈尚胜. 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 [J]. 清史研究, 1997, (3).
- ⑳彭润章. 平湖县志: 卷7 [M]. 清光绪十二年刊本.
- ㉑张宝琳. 永嘉县志: 卷5 [M]. 清光绪八年刻本.
- ㉒杜冠英. 玉环厅志: 卷3 [M]. 清光绪六年刻本.
- ㉓郑澐. 杭州府志: 卷45 [M]. 清乾隆刻本.
- ㉔伍承吉. 云和县志: 卷6 [M]. 清同治三年刊本.
- ㉕杨泰亨. 慈溪县志: 卷12 [M]. 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 ㉖顾国诏. 龙泉县志: 卷4 [M]. 清光绪三年刊本.

-
- ⑦支恒春. 松阳县志: 卷6 [M]. 清光绪元年刊本.
- ⑧程端学. 积斋集: 卷4 [M]. 民国四明丛书本.
- ⑨罗炯. 嘉兴县志: 卷7 [M]. 明崇祯十年刻本.
- ⑩刘畿. 瑞安县志: 卷5 [M]. 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
- ⑪何汝宾. 舟山志: 卷2 [M]. 景钞明天启六年何氏刊本.
- ⑫李登云. 乐清县志: 卷12 [M]. 清光绪修民国元年刊本.
- ⑬萧良干. 绍兴府志: 卷22 [M]. 明万历刻本.
- ⑭于万川. 镇海县志: 卷13 [M]. 清光绪五年刻本.
- ⑮杜冠英. 玉环厅志: 卷6 [M]. 清光绪六年刻本.
- ⑯曹秉仁. 宁波府志: 卷10 [M]. 清雍正十一年刻乾隆六年补刻本.
- ⑰陈能. 延平府志: 卷1 [M]. 明嘉靖刻本.
- ⑱黄一龙. 潮阳县志: 卷10 [M]. 明隆庆刻本.
- ⑲邓其文. 瓯宁县志: 卷7 [M]. 清康熙三十二年刊本.
- ⑳徐晓望. 论明清以来儒者关于妈祖神性的定位 [J]. 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2): 5.
- ㉑袁楠. 清容居士集: 卷30 [M]. 四部丛刊景元本.
- ㉒胡寿海. 遂昌县志: 卷4 [M]. 清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 ㉓彭润章. 丽水县志: 卷5 [M]. 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 ㉔蒋维棖, 周金琰. 妈祖文献史料汇编: 档案卷 [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7.
- ㉕李瑞钟. 常山县志: 卷33 [M]. 清光绪十二年刊本.
- ㉖王慎中. 遵岩集: 卷8 [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